紅樓真夢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六回　催妝得句貴姊迎妝　尋夢留香仙妃通夢

下一回▶

話說警幻仙姑邀同一班仙女，在絳珠宮賞花大宴，夜深才散。

到了第二日，便是寶玉、黛玉合巹吉期。在寶玉算是有生以來第一樁得意之事。那天早起，麝月便把元妃所賜金冠蟒服、穗褂朝靴，替他打扮起來，宛然還是未出家的寶玉。先乘寶馬金輿，赴絳珠宮行了奠雁之禮。

此時，晴雯、金釧兒正忙著要替黛玉理妝，黛玉卻只歪在榻上，展轉尋思。任憑如何催促，只是不動，晴雯等非常著急。

虧得警幻仙姑來了，同著幾個仙女，硬替他梳洗更衣，宜面新妝，含羞帶笑，扶上那雙鳳翠蓋的宮車。晴雯、金釧兒另乘了一輛朱輪七寶車。那些羽葆珠旗之盛，鸞璈鳳管之繁，真是天上星雲，仙家錦繡，自與世間婚禮不同。一路到了赤霞宮，又有元妃賜的一班仙韶宮樂，引了進去。其間洞房曲室，繡幕文茵，玉醴交筵，金錢撒帳，一切繁華不必細表。

太虛幻境一班仙女，都在那裡觀禮。警幻仙姑和尤氏姐妹到得甚早，在正殿上替寶玉款待眾賓，安排喜宴，迎春、鴛鴦料理瑣務。正忙的不得開交，外邊又報元妃娘娘駕

到，趕著陳設寶座。寶玉和眾人都到門外，按國禮跪接。

元妃見了笑道：「此非皇宮，何須守此俗禮。」忙令宮娥們一一扶起。直到內院降下鳳輿，便往黛玉新房去了。迎春等跟了進去，引著黛玉拜見，略說了幾句話。迎春又替尤二姐引見，元妃知是賈璉次室，也以嫂呼之，說道：「這回喜事，你們姑嫂幾位可太受累了。」又道：「寶兄弟小的時候總跟著我，我教他認了好些字。今兒他的喜事正該我來替做主人，這裡又沒有尺寸管著，任你們怎麼擋駕，我也是要來的。」一會又問：「寶兄弟因何不見？」迎春奏道：「體制有關，不敢擅入。」元妃笑道：「那幾年在宮裡，輕易見不著一個親人，如今到了這裡，還鬧那一套做什麼？快叫他進來罷。」寶玉聽了，忙即進見叩謝。元妃見那套衣服甚為合身，笑道：「到底穿這一身瞧著順眼。我怕你拖著那件破道袍就做新郎，可不叫人笑話？

「迎春道：「娘娘真疼寶玉，替他想得這們周到。」元妃笑道：「我也趕了好幾天呢！」又笑對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你這可稱心了罷。到底新娘子看準了沒有？別又叫人家掉了包去！」寶玉不好答言，只有微笑。眾人聽著要笑，又不敢笑出來。

元妃又道：「林妹妹的詩才，我那年領教過的，非咱們姐妹所及，寶兄弟只怕也趕不上。今兒好日子，怎麼沒有催妝的詩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瞞娘娘說，這兩年在大荒山修道，一切文字都荒疏了。」元妃道：「皇上封你『文妙』，豈可倒把『文』字抹掉。今兒更說不去，將來閨房唱和，難道也好借口荒疏交白卷子麼？」寶玉不得已，退至外間屋裡自去構思。這裡元妃與迎春、鴛鴦且談些閒話。聽鴛鴦說起還要到地府去尋賈母，也不免感歎。一時，寶玉詩成呈進。元妃看是：

赤霞宮嘉禮蒙鳳輿寵臨恭紀十二韻

戚里叨嘉貺，青廬降鳳鑣。

香塵分浣葛，瑞靄近涂椒。

望鬥星躔接，垂天月德標。

賜袍叨綠繡，鳴佩仰瓊瑤。

仙仗蓬萊迥，恩暉草木驕。

同根懷廕庇，宜室勖桃夭。

戶外昭容袖，台前弄玉簫。

春風迴露井，麗景應雲韶。

雙引黃羅傘，交輝綠綺寮。

淑徽三界緬，醲化二南昭。

被寵慚非分，瞻型幸不遙。

眷言山嶽重，陰教輔神堯。

看完便道：「這詩比先好多了。林妹妹也該和一首，才是倡隨之理。只是今天強迫吟詠，未免不情。改日再領教罷。」又叫抱琴取過文房四寶，自己也寫了一首絕句。寶玉接過，和迎春同看。那詩是：

八璈合奏蕊宮春，玉鏡台前證夙因。

修到蓬萊仙眷屬，新傳紫誥賜天姻。

大家都道：「娘娘錦心繡口，不同凡制。」元妃道：「我素來不長於此，二妹妹是知道的，聊以記今日盛事而已。」迎春等請元妃入宴，元妃稍坐了一會，便起駕回宮。到晚，警幻仙姑邀同圓夢仙姑點起櫧燭，送寶玉入房。那寶黛二人經過千磨百折，到今日才成了仙家夫婦。究竟黛玉還是有些怨恨寶玉，不免佯嗔薄怒；還是可憐寶玉，有一番密語深盟？就是當日幫忙的迎春、鴛鴦，近侍的晴雯、麝月、金釧兒，也未必都能知道。暫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榮國府中，自從探春和寶釵商定了整頓計畫，過兩天便回明賈政王夫人，將各行當酌量裁並。又責成林之孝綜司出納，吳新登綜司帳目，互相糾察。所有各行當開支，

也由他二人稽查，如有差錯，一並譴責。雖然還是幾個舊人，一切仍按老祖宗的規矩，可是比從前嚴密得多了。那總帳分經常、臨時兩項，凡是經常用款，如各房月錢等類，自這回起，都按定期支發。又將各房月錢，酌加十分之二，以後零碎購置，統由各房自理，不許動用公中。

又想起東邊荒地，白擱著未免可惜，議定逐年添墾辦法。

又斟酌了兩個妥人：一個是從前看園子的包勇，一個是焦大的兒子焦忠，都是忠正鯁直的一路。當下由賈璉張羅些現款，就交給二人去設法經營。走的時候，寶釵約同李紈、探春傳他們進見，切實吩咐一番。包勇道：「包勇只知道有主子，不知道別的。上頭看得起包勇，叫包勇去辦。包勇只有拿出良心，拚著性命報效主子。包勇一天在著，這地和地上的錢，都在我的身上。奶奶放心罷！」那焦忠說得更粗魯，說道：「奴才的父親在著，看那幫狗男女欺瞞主子，就說他們不得好死的。又教訓奴才，不許跟那狗男女學樣。奴才若有一毫欺瞞主子的心，當下就天雷劈了。」寶釵等見他們語出血誠，又各獎勉幾句。果然他們去後，逐年開墾，大著成效。其中有一塊荒地，被鄰近姓韓的強佔了去，包勇等和他拚命打官司，打了兩年之久，方得爭回。此是後話。

此時寶釵等打發了包勇、焦忠，又忙著料理賈蘭的喜事。

剛好這年遇著恩科，新庶常提前散館，賈蘭得了一等一名館元，授職編修。梅翰林夫婦因吉期將近，一切繁文縟節，有必得預先接洽的，都叫寶琴來尋寶釵。因此，寶釵添了許多麻煩。正值春令和暖，寶釵帶著蕙哥兒和奶子丫環等，已搬至怡紅院居住。原住那院有二十多間房子，正好做賈蘭的新房。

賈政本意不願鋪張，無奈一班親友世交，因賈蘭是玉堂歸娶，都要格外替他熱鬧。到喜期前半月，送禮的便絡繹不絕。

還有許多同年，替他繪圖徵詩，傳為佳話。迎娶那天，忠靖侯、臨安伯又各自送來小戲，榮禧堂、嘉蔭堂兩處都搭了臨時戲台，分款男女賓客。男客自郡王、駙馬以至世爵顯宦，都在園中嘉蔭堂接待；那榮禧堂內客廳各處，王妃誥命和世交內眷更來得不少。李紈、寶釵、平兒諸人，自從佈置新房直至會親回九，總不得一天安逸。

那新人梅氏容貌性情，和寶琴不相上下。梅家雖是儒門，因是愛女，也勉力置備厚

奩。珠翠錦繡，無不具備；又賠了碧雲、麝雲、憐雲、梨雲四個美婢。王夫人、李紈自是滿意。寶釵累了多日，好容易才歇過乏來。那天在怡紅院早起，剛下過一陣微雨，覺得綠陰清潤，庭宇靜幽。梳洗完了，引著蕙哥兒笑了一回，便至王夫人處請安。王夫人正在檢點衣料箱子，笑道：「從前老太太說起軟煙羅來，那麼矜貴。我今兒在閒箱子裡，撿出好兩匹，這茜紅的顏色更俏。你們搬到園子裡去，那窗紗只怕都舊了，這一匹給你糊窗戶罷。寶釵道：「拿這個糊窗戶，可惜了的。我也不講究這些，太太還留著罷。給丫頭們做夏衣，也是好的，外頭那裡買得著呢？」王夫人道：

「我彷彿記得你們姐妹裡頭，有拿這個糊窗戶的，只不記得是誰了？」寶釵道：「那是林妹妹的瀟湘館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瀟湘館如今誰住著呢？」寶釵道：「自從林妹妹過去，一直沒有住。還是老婆子們看著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聽說那裡常有鬼哭。小孩子眼淨，怕嚇著，你告訴奶子們，別帶到那兒去玩。

「寶釵道：「那都是老婆子們編出來的，我們那裡離得最近，什麼也沒有聽見。我想林妹妹決不會鬧鬼，果真是林妹妹，我們姐妹們也很好的，有什麼可怕的呢？」王夫人又問：「蘭哥兒喜事的帳目都算清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兩天正算著，還沒結呢。」

一時，賈蓉過來回話，寶釵便退下往議事廳去。李紈、平兒已先到那裡，家人媳婦們紛紛回事。有請領大廚房酒席銀兩的，有請領花轎鋪帳目的，有請領搭蓋喜棚工價的。李紈等核明帳目，又翻出老帳來比對，對了的發給領牌。也有開錯了的，即時將貼子擲還，令他重算明白了再來領。

接著，又是程順媳婦來領夏季車轎圍子價銀，那貼子上寫著舊例俱支八十兩，今核實請支四十五兩。寶釵問他歷年情形，那程順媳婦說不清楚。便命傳程順來，一時程順來到，寶釵問道：「這車轎圍子都有舊的，難道全壞了麼？」程順道：「這是舊例，每逢換季都要換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換下來的舊圍子做什麼呢？」程順道：「歷來都歸奴才們作為好處。奴才想要整頓，所以扣下三十五兩，抵那舊圍子的價，只當貼換新的。

「寶釵道：「什麼叫做『好處』？這就不成一句話。就是減下來，只怕這裡頭還有你們的『好處』呢！程順道：「奴才向來講究核實的。上回估修儀門，別人都估的四五百兩，奴才只估了二百四十兩。這回也是為核實起見，並沒有虛開的。不但這個，奴才在府裡這些年，就是雞毛撣子丟了一根毛，也不許小廝們亂扔，還留著修補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你這個也未免『小廉曲謹』。以後按季的這筆銀子停了，幾時壞了，幾時再換；

沒壞的只管用著。你聽明白了麼？」程順道：「車轎窗子，沒有什麼大小，更沒有什麼寬緊，橫豎得可著車轎做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大概不懂文理，這帖子是你寫的麼？」程順道：「奴才念過幾年書，可不大會寫字。」寶釵道：「以後這筆銀子不支了，等園子壞了再換。這總聽懂了罷？」程順答應兩聲：「是。」方慢慢退去。

這裡寶釵笑對李紈、平兒道：「這還是有名能乾的，我看也夠糊塗了。」平兒道：「我聽說他的脾氣還不小呢！在他手底下的小廝們，罵起來祖宗三代的胡卷一陣。是認字的，他更妒忌，只會對付上頭就是了。」一時，柳嫂子送飯來，大家吃罷。正在說話，人回三姑奶奶來了。

探春進來，見了李紈諸人，笑道：「你們真忙，這時候還沒有散哪？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。剛才還和程順嘔了半天閒氣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三妹妹這兩天倒有空兒？」探春道：「在家裡也不得消停，想回來住兩天，歇息歇息。」大家陪著探春說了一會閒話。寶釵又和他同至秋爽齋，將近來籌劃的事都說了。

探春也很佩服他心細，又添補了許多主意，直談到天晚方回。

那天也很累了，夜裡剛睡下，朦朧間見黛玉穿著銀紅繡鳳襖子、湘波百褶宮裙，含笑立在牀前道：「寶姐姐，我來瞧瞧你。」寶釵忘卻黛玉已死，問道：「林妹妹，好些天沒見你了，你的病都好了麼？」黛玉道：「謝謝你惦記著，可不整個都好了。姐姐，你生了哥兒，我還沒給你道喜呢。」寶釵也不好意思的說道：「好容易見著了，倒說這些玩話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也不是玩話，我倒問你一句話，咱們姐妹這們好，你看，我大遠的來了，單奔著你來，你到底也想我不想呢？」寶釵道：

「怎麼不想，昨兒在太太那裡，還提起妹妹來呢！」黛玉似顰似笑瞅著他，他道：「還有一個人，你想他不想？」寶釵忙問：「是誰？」黛玉遲疑了半晌，總說不出來。寶釵又再三問他，才說道：「橫豎姐姐想得著的，也是你們寶字號！。寶釵道：「他走他的，我為什麼想他喲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還和我說這門面話，若不想他，為什麼哭了那麼些天呢？你只說實話，若真想他，我可以叫你們見見面。」寶釵道：「他不是在大荒山出家了麼？你有什麼法子教我們見面。」黛玉微笑道：「未必在那裡罷！」寶釵道：「不在那裡，難道在妹妹那兒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此處說遠就遠，說近就近。」寶釵道：「到底是在那兒啊？」黛玉道：「橫豎有這個地方，此刻不能告訴你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麼說你們一定在一塊兒的了。」黛玉似羞似笑，脈脈無言。

寶釵又道：「你們都在一塊兒，把我丟在這裡受罪。我也跟你去罷！」黛玉道：「姐姐，你有你的事，事情完了，還不是到一塊兒麼。你急的什麼？」寶釵還要說話，黛玉道：「姐姐，天不早了，我還要看紫鵑去呢。這裡給你留下尋夢香，你若是想我們，點起香來，我就來接你。可別給了旁人。」寶釵還拉住他的衣裳，叫「顰兒別走」，一晃便不見了！彷彿醒來，斗帳半開，銀燈低照，還似夢中光景。

鶯兒睡夢中聽寶釵叫顰兒，以為叫他呢。連忙起身走來道：

「姑娘叫我麼？」寶釵不由得笑了道：「我叫林姑娘呢！」鶯兒笑道：「半夜三更的，叫那林姑娘做什麼，不是見了鬼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剛才林姑娘來了，我們說了半天話。他說二爺也在他那裡呢！」鶯兒道：「二爺出了家，林姑娘做了鬼，那能到一塊兒呢？夢由心造，這都是姑娘白天想著了，夜裡才有這個夢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剛才這夢，可是明明白白的。他還給我一種香，說是若想他們，一點了香，他就來接我。」鶯兒道：「姑娘，那香在那裡呢？」寶釵向枕邊尋覓，果然有三根香。那香只有一寸多長，聞一聞，另有一種清香的味兒，便拿給鶯兒看道：「這不是麼？你替我好好收著，別壓折了。」鶯兒忙把立櫃開了，將那香收起，各自睡下。

次日早起，寶釵從王夫人處下來，想起夢中黛玉說是去看紫鵑，不知紫鵑可曾得夢？便向櫳翠庵去尋惜春、湘雲，趁便問問。婆子們回了惜春，忙即請進。此時，惜春正在擺棋譜中雙飛燕一局，這邊如何扳，那邊如何點，這邊又如何長，擺得孜孜有味。見寶釵進屋，方才放下。說道：「二嫂子這時候正忙著，倒有工夫來玩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一天到晚忙昏了，到你們這裡清靜清靜也好。」

湘雲正在勸慰紫鵑，紫鵑眼睛都哭腫了，一見寶釵便道：

「二奶奶，你夢見林姑娘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正為這個來問你。昨兒晚上，我夢見林姑娘，說了半天話。臨走他說要來看你，他和你說些什麼呢？」紫鵑道：「我夜裡夢見他，打扮得像新娘子似的，說是從寶姑娘那裡來。我心裡迷迷惑惑，以為他從南邊回來，問他家裡還有什麼人？他說此處非南非北，可遠可近，那裡熟人可多了：寶二爺、二姑娘、鴛鴦、香菱、晴雯都在那裡，連麝月也後趕著去了。我說我跟慣了姑娘的，還跟姑娘去罷！他說你年輕輕的，何必上那裡去呢？我看他要走，就哭著追他，總追不上，絆了一交就醒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那夢和他一樣不一樣呢？」寶釵道：「說的話都合得上，只沒提那些人。」湘雲道：「二姐姐和鴛鴦他們在一起，還近情理。二哥哥是出家的，怎麼也找了去的呢？」惜春道：「這有什麼希奇，只要一心要找了去，那有去不了的？說穿了，不過是『因果兩個字。」又說了一回話，寶釵才往議事廳去。辦完了事，和李紈、平兒談起此夢，也都歎異平兒道：「老太太和我們奶奶怎麼又不在那裡呢？」李紈道：

「閻王一叫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，那能都在一起呢？我看老太太那麼吃齋念佛，一定往西天去了。」

那晚，寶釵哄了一會蕙哥兒，看奶子拍他睡下。自己挑燈獨坐，想起兩夢相同，又留香為證，當然不是幻想所致。寶玉一心一意要尋林妹妹去，果然被他尋得去了，這也是各人的緣法。只是即請到「情」字，一樣姐妹，不該那麼偏向。這還是顰兒來瞧瞧我，他就不該回來瞧瞧麼？又想到自己，上事翁姑，下撫孤兒，還要料理那瑣瑣碎碎的家務，終日裡操心嘔氣，也都是為的寶玉。怎麼他丟下家裡不管不顧，連一句好話也沒有捎來，只顧樂他們的。倒叫我一個人釘著受罪，好像是應該似的！想到此，不覺一陣傷心，眼圈兒含著眼淚，再也抑止不住。

到了枕上，思前想後，整整哭了一夜。比那回寶玉挨打，聽那薛蟠刺耳的話，還要痛心。第二天，就覺得頭暈心疼，支持不住。一直病了好幾天，沒到議事廳去。王夫人來瞧他兩回，要請王太醫診治，寶釵不肯，說道：「太太不要著急，我沒什麼大病，養一兩天就好了。「王夫人只得由他。還是寶釵病中想起黛玉的話，說是事情完了，還要到一塊兒去的。又見奶子抱惠哥兒來，心想哥兒才這們點大，離不開人。自己既許了守節撫孤，這個責任在身上，總得咬著牙乾去。因此勉自排解，安心靜養，那病漸漸的好了。

一日，湘雲來看寶釵，知他心病，正在慇懃勸慰。剛好李紈和探春也來了，問了寶釵的病，大家說些閒話。李紈道：「寶妹妹，我有一件事，正要和你商量。昨兒蘭兒說起，衙門裡要派人到琉球、安南各藩國去采詩，他在擬派之列；老爺又接到遼東節度的信，說那邊缺少人材，要聘蘭兒到他幕府裡幫著籌畫。這兩條路，不知往那路好，來和我斟酌。我也想不定，你向來有些果斷，看是走那條路呢？」寶釵道：「老爺怎麼說呢？」李紈道：「老爺本沒有准主意。說是到海外采詩，很難得的機會，等一兩年回來，再往外頭幕府去歷練，也還不晚。

「寶釵道：「依我看：采詩只是面子上的事，還是就幕府的好。那翰林衙門看不著公事，白混了半輩子。就熬到尚書、侍郎，也無非畫黑稿。不如早放他出去歷練歷練，將來成就更大。」李紈道：「我聽說那地方邊寒很重，常時有凍掉耳朵、鼻子的。蘭兒又沒出過遠門，叫我怎麼能放心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就是海外采詩，也不免風濤之險，還不如出關近便。你若不放心，打發小蘭大奶奶隨後跟了去，還有什麼發愁的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我也是這個主意。大嫂子只是游移不定，所以來尋你的。」寶釵道：「若決定了，幾時走呢？」李紈道：「也不過耽擱十天八天罷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們有好兒子，到底也擔心，不如我這麼樣心裡乾淨。」探春道：「人家在這裡發愁，你倒說這種風涼話兒！」湘雲道：「若叫我說，一個人科名成了，年紀又小，還不該往事業上奔麼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到底史妹妹痛快。」探春道：「大嫂子，你許我們做個東道，一向也沒得催你。等蘭小子走了，你得了空，咱們可該重起詩社了。」那日，李紈等談至天晚方散。寶釵和他們說說話，也覺得精神好些。第二天便勉強出去，仍至議事廳料理各事。平兒說起後天是李紈的生日，問寶釵送禮不送。寶釵道：「往常家裡人不講究這些。就是送禮，也只一兩件小玩意兒：一首詩，一張畫，也就算了。如今可不大合適，到底送什麼好呢？」平兒道：「我聽說四姑娘送的還是一張畫佛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們那裡好比他呢？我想大嫂子苦了多少年，如今兒子點了翰林，正該替他熱鬧熱鬧。咱們請太太領頭，大家湊個份子，叫大嫂子痛快樂一天。你說好不好？」寶釵道：「從前鳳姐姐的小生日，老太太還叫大家湊份子，替他做熱鬧呢。大嫂子養了這麼一個好兒子，替大哥哥頂門壯戶，這還不是應分的麼！」

正說著，彩雲走來道：「太太請奶奶、姑娘們就到上房去，姨太太、大太太都在那兒呢。」寶釵等站起答應了。探春悄悄的說道：「大概就為那件事罷。」三人便同彩雲至王夫人處。只見薛姨媽、邢夫人在炕上對坐，王夫人在炕旁一小榻上坐著，李紈、湘雲、惜春正陪著說話。

王夫人見寶釵、探春等進來，便說道：「找你們來不為別的，後兒是你大嫂子生日，他好容易教子成名，我去年就要替他做的，因為事情多混過去了。今兒大太太、姨太太都提起這事，你們想法子，怎麼熱鬧一天。」探春道：「剛才和二嫂子也正商量著呢。從前老太太領頭湊份子，替鳳姐姐做生日。咱們就照著那個辦法，太太看好不好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好可是好，只是現在人少了，恐怕湊不上。不夠的，我拿出來就是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我們應該孝順太太的，怎麼倒要太太拿出錢來，給我做生日。真要折了我的福了，這個斷乎不可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先算算看有多少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我出二十兩。」

邢夫人道：「我也是二十兩。」寶釵、平兒道：「我們不敢比太太們，每人十六兩罷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和史妹妹本該多出的，更不敢比著太太們，也每人十六兩罷。四妹妹呢？

「王夫人道：「四丫頭怪可憐的，我替他出了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們算已經有一百二十兩，還有太太自己一份，那邊珍大嫂子、蓉哥兒媳婦兩份，也儘夠戲酒動用的了。那些丫頭和管事的媳婦們，一概免了罷。」探春道：「這話很對。派了他們管事的，他們還肯從家裡掏錢出來麼？無非借公帳上去撈。萬一犯了事，倒有得借口，以後永遠別再派他們了。橫豎咱們是湊錢取樂的，多湊點多用，少湊點少用，有什麼關係呢？」王夫人對寶釵道：「大家說定了，都交給你辦去，別叫大嫂子操心。「寶釵答應了。又說了一回話，大家散去。

寶釵又拉著探春至李紈處商議。李紈道：「依我也不用傳戲，連那些雜耍都免了。只備兩桌席，大家聚聚。用不完的，仍舊還給他們得啦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那樣吩咐，若沒一點熱鬧，我們怎麼交代呢？就是傳一班小戲，也用不了多少錢，別大鋪張就是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些銀子若夠了，把史妹妹那份免了罷，他也很窘的。若實在不夠，我替他拿出來，只別叫太太知道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個我還不知道麼？你也別管了，我對付著辦去。」當下寶釵回去，便陸續預備起來。不知那日如何熱鬧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